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壹輯・叁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壹輯・叁册目錄

書經章句訓解十卷〔明〕尹洪撰

一

尚書副墨六卷〔明〕楊肇芳撰 楊胤奇刪補

三一九

〔明〕尹洪撰

書經章句訓解十卷

明成化十年晉府刻本

書集傳序

書謂孔壁所藏伏生所授之書集聚也傳訓也謂集聚諸家之說而折衷之以訓解書之義也序緒也謂序述其作集傳之意以冠書首也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沉作書集傳慶元宋寧宗年號己未慶元五年文公名熹字仲晦號晦庵謚爲文公令使也蔡沉字仲默號九峯隱居不仕集聚傳訓也當宋寧宗五年己未冬先生朱文公命蔡沉作尚書集傳謂之集傳者蔡沉參考衆說以折衷之非盡出已意也如其中引孔氏呂氏蘇氏說之類明年先生沒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明年慶元六年沒終也君子曰終是已又十年至宋寧宗嘉定二年也始克猶言方能編次也上古以繩聯次其簡故曰編若如也未定之詞千從一從十謂數始於一而成於十也慶元己未之明年庚申三月朱文公卒又十年至宋寧宗嘉定二年己巳尚書集傳方始成其編次總五十八篇凡二萬四千六百七十字故曰若干萬言嗚呼書易言哉嗚呼詞蔡沉又發歎以致其謙言書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豈得而易言哉

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二帝謂堯舜三王謂禹湯文武大經者不易之常道如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類大法者不易之成規如禮樂教化典章文物之類書所以不可易言者正以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之大經治天下之大法盡載此尚書之中也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淺見謂所見不深薄識謂所知不廣蘊奧如衣中之著喻其難見奧如室西之隅喻其幽深書載二帝三王大經大法如此故予見誠淺薄豈足以發明其蘊奧哉此蔡沉自謙之辭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

已難矣且者惜使之鏡自唐虞下至於宋歷數千載之遠矣言今我生於有宋去唐虞數千載之遠而欲講明夫唐虞數千載以前之事時與世殊可謂難矣應前書宣易言哉之意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然轉語辭沿者事有條理已見其效道者先王教導其民之理蔡沉既謙言二帝三王之書爲難明又自應之曰二帝三王之治則本於躬行有得之道也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者治道所自出也二帝三王之治雖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實原於心之所自出也此又推原治道之本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心者治道之本十條萬緒皆由斯出得二帝三王之心則二帝三王相傳之道與夫治天下之法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何者設爲問詞精謂精以察之使不謬於形氣之私一謂一以守之使純乎義理之正執者守而不失之謂中者無過不及之名然精一執中一句堯以是授於舜舜以是授於禹是堯舜禹三聖人親相授受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建中即仲虺所謂建中于民建極即洪範皇建其有極中即極之體極即中之至建中建極二者蓋商湯周武二聖人相傳之心法也然堯舜禹而曰相授者以見三聖神位親相授受也商湯周武而曰相傳者以見二聖相去之遠但道統相傳而已非授受比也此立言之異與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德即所謂德敬厥德仁即懷于有仁敬即克敬惟親誠即享於克誠也分而言之雖有曰德曰仁曰敬曰誠之殊合而言之則本於一德而已仁即心之愛敬即心之肅誠即心之實無非所以著明此心之妙用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天即理也如曰勅天之命克謹天戒之類是言天

求二帝三王之道蓋治本於道故也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從世人君有志欲求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二帝三王之心蓋道原於心故也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書所以載二帝三王之心法也後世人主欲求二帝三王之心舍是尚書將何以求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通政折衷沈潛玩索其書之義味參詳考究夫先儒衆說融會其理貫徹於心然後乃敢折中而集是傳也微辭與古多違舊聞微辭謂言之精妙與旨謂旨意隱微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類故書中隱微之辭深奧之旨多述舊所聞先生之說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先舜二典大禹一謨文公先生蓋嘗復改正矣其間未及盡改者亦有曾經先生口授指畫而手澤尚新故歎之曰嗚呼惜其不能及政而卒也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歸說不復識別尚書集傳本文公先生今沈所作故其中引用文公之說今則不復記別孰爲歸說孰爲己意而渥之爲一也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書起自唐虞訖于周所以載虞夏商周四代之事虞一卷夏一卷周三卷分爲六卷總五十八篇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若論四代之書則有典謨訓誥貢歌征範誓命之文是文以時世而異也若論其治唐虞之世庶政惟紀萬國咸寧夏商之世有室大統用協厥邑是治之道則同也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見於此書或發而為禮樂教化或著而為典章文物或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措化工之妙著見於萬物也然此非用心之精造意之深不能有以識之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

能造其微然是傳之作難於唐元虞舜禹湯文武周公心法之妙未必能深造其微妙之處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畧矣詁訓通古今之言而明其故也然是集傳而於唐元虞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予是訓詁亦可以得其指意之大槩矣或問是序但言周公而不及諸大臣何哉蓋周書三卷自大誥以後雖皆成王之書實周公之意故序獨言周公不及諸大臣者不書而言也嘉定己巳二月既望武夷蔡沆序嘉定宋寧宗年己巳嘉定二年也既望十六日武夷地名在福建福寧府崇安縣南三十里有武夷山蔡沆所居也仲默乃西山先生蔡元定之仲子從學朱文公隱居不仕自號九峯因作集傳畢故自序此冠於書首云

書經章句訓解開疑凡例

一。訓解悉以蔡傳為主每依章先破大義然後逐句逐字訓解之故曰章句訓解傳無明釋者參考上下文義比類引證可通者通之諸儒所說紛紜處各經者取之否者不取但繁者歸于約簡者登其意

一經例大書傳例小書傳有者用之無者補之不復識別蓋從省也

問以親九族傳云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夏侯氏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二說孰是曰依夏說於九族分明非齊家矣依傳說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之親蓋玄孫去已四輩之遠人見玄孫尚少况玄孫之親乎經中又有既睦二字既者已事之辭二說俱未穩當不

若姑依傳說蓋傳言高祖至玄孫之親雖是一族未齊家言也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該九族言矣

問乃命羲和董傳云其詳見下文何也曰寅寅出日寅餞納日與夫敬致非欽若昊天乎日中星鳥日永星火之類非曆象其日星乎曰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之類非曆象其時月乎以至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父非敬授人時乎此章是總言之

下文分命申命又詳言也

問重華協于帝傳不言所以協帝何也曰潘岳即堯之文思文明即堯之欽明溫恭即堯之允恭克讓德無不同立言有異此所謂重華協于帝也

問黎民阻饑以下三章傳云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借職以終其事何也曰黎民阻饑一句是堯昔日已命棄在農師

矣。後復播時百穀是舜申命以終舊職也。百姓不親事焉。不遊是堯昔日已命契爲司徒矣。曰。放教五教在實。是舜申命契以終舊職也。曰。變夷習。夏至五宅三居。是堯昔日命皋陶之舊職也。惟明克允一句。是舜申命皋陶以終舊職也。此皆因禹之讓而申命此三人。玩傳意可見。

問朕聖謨說珍行重。傳以命令政教敷奏復述以配出納陳氏曰。終於朕命二字欠通。切意審君命之當不當者出之否者納之。惟至於允當而止。庶於出納朕命文義明順。曰。若依此說。則是皇上言於下而已。無受下言納上之意。蓋朕聖謨說珍行震驚朕師。是總出納言。曰。汝作納言。是命之以官職。曰。夙夜出納朕命。惟此出納二字。是配上二句說。但曰朕命。不曰下言者。納言之官職。雖有上下之殊。實爲人君而設。

故以朕命二字該之。

問卜不習去。傳云況占卜之法不待重告。夏氏言卜汝已吉。豈有更卜他人而重告者。曰。若依此說是占卜之法。膠於一室已吉一人再不他占矣。殊不知不待重告之說。如洪範稽疑之法。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龜筮共違于人。然後不可用。是占卜之法不待重告亦可爲用。況今人已龜筮俱已協從得大同之占。何故用更改卜乎。

問通可遠在茲。傳謂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何也。曰。通可遠當讀在茲句。適指家國言。遠指天下言。茲指脩身言。問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作已用未用之賢說如何。曰。此蓋勸已用之賢。若兼未用之賢說。下文何以曰。數同日奏圖功。

問迪朕德時乃功。惟敘傳順文解義。但曰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敘之故。先儒遂以敘字作九功。惟敘釋之可乎。曰。十二師五長。與內而用牧外而蕃夷各迪有功。即迪朕德也。然所以迪朕德者。皆賴汝禹。荒度土功。疆理宇內之功。叙也。若依夏氏言。洪水未平。九功未叙。入救死不遑。何暇迪德。則不協本章之意。況此章雖長。朱子亦不曾截斷。意有在矣。

問杞幹栝栢傳云三木名也。以幹字釋爲干幹之幹何也。曰。考之正韻。幹與幹同。幹。柘木也。栝。與栢通。柘木止可爲琴瑟。不可爲弓。幹。左傳孟莊子斬其栢以爲公琴。可見栢與栢八州之貢。正言貢物。俱不言貢物。所以爲用。不應於荆州栢不獨言其用。當作四木名爲是。

問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人多以成德指不遠聲色。不殖貨利之類。抑何。曰。是不察此章乃史氏將記伊訓之書。先叙篇中事。始如此。蓋成德猶言成法。即是篇內備人祭制官刑等事也。

問伊尹申誥于王。申字如何說。傳云申重也。即丁寧反覆之意。中篇既告以懋德之所從事。此篇又告以懋德之效驗。故曰申誥也。

問卜稽曰其如台。傳云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有似欠。囑曰。盤庚欲遷于殷。已志既先定矣。又稽之於卜。龜之所告亦如我意。故曰其如台。

問不有好貨。敢恭生。生。謂人謀人之保居。欲叙傳曰。勸人謀人未詳何也。曰。考之爾雅。爾雅也。康王之誥亦曰。無遺鞠子羞。

則知鞠人是言人之少者。諱與措謀之謀同。蔡謩亦曰。惟之謀人。則知謀人是言人之老者。盤庚言爾公卿百執事。能勇於敬民。以生為念。使民老少各得其所。我則任而敬之也。況當時老少皆有言當遷者乎。

問明王奉若天道。孔氏以為象天以設官。其說不足取。何與。曰。天道即天尊。地卑。義古之明王。順天尊卑之義。立君臣上下之分。以尊臨卑。以下奉上。猶天尊地卑也。故曰奉若天道。此句乃為下數句之綱。

問我不知其要。倫攸叙傳云。所謂秉彝人倫也。人遂以為君臣父子五倫言之。何如。曰。老專指五倫說。但可該皇極一書。不足以該八書。況自此至下。章章倫攸叙。乃洪範敘文耳。自初一日五行以下。乃是洪範之書。蓋要倫常理也。總九書言之。不可專正五倫說。朱子亦曰。要倫指洪範九疇而言。

問四夷咸賓。無有遠邇。先儒謂四夷專指中國之外言。遠邇兼指中國之內言。又以器用分為二何也。曰。四夷是總。四方言之。遠邇是四夷中之遠邇。如重譯三譯之類是也。禮傳云。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其字即指四夷可知。又以器用分為二者。是不知用字承服食器三字言。非器用之用。言所貢者皆服食器三者有用之物。非無用玩好也。

問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王氏言。心官為主。而耳目從其令。則非禮勿聽。視。百度正矣。若如此說。則百度惟貞一句。是不役耳目之效。曰。二句當平說。問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傳云。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疵。障。均意傳中。此殷字當作周字否。曰。殷

字作周字。庶幾上文天降罰于我家不少。延下文矧今天降戾于周邦相應。

問肇牽車牛。遠服賁。陳氏言。妹土之民。先用心於黍稷。餘力始從事於服賁。何也。曰。若如此說。則是欲人既為農。又服賁。以肇字訓為始字。矣。不觀傳云。或敏於貿易。以肇字訓為敏字。又加一或字。蓋武王教妹土之民。或事農。或事賁。以孝養厥考。厥長。非是。欲人人無務夫農商。

問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人多以為周公勉成王。何也。曰。蓋因傳中。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多添入一汝字。記者之誤也。觀傳下文。曰。蓋三宗文王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非勉成王可見。

問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陳氏謂。惟天佑命之純之故。故君之用人。惟有德者是。舉。而此舉。其之多。皆能治君之事。以與居共理也。乃以惟茲惟德。稱作人君用人。說如何。曰。蓋不知惟茲是總承。內而百官王公。外而小臣。屏侯。甸言。惟德。稱用。又厥辟。是總承。罔不秉德。明惟德。厥辟。是言。內外大小之臣。盡職以輔君也。下文又曰。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又總言。內外大小之臣。輔君致治之效也。亦猶前之告。其獨真。惟動。不應。模。志。意也。

問茲乃俾入傳云。茲其所以能俾入也。與似欠明白。曰。茲字。指則克宅之克。由釋之言。乃者難辭。言三代之君。能得賢者。以居其職。又抽釋用之以盡其才。必如是。然後能使之治也。故在夏則有室大競。在商則四方丕式。見德。在文武則能敬事。

上帝立民長伯

問不剛不柔厥德允脩人多以為畢公之德何也經曰惟公懋德克勤小物蓋畢公四世元老倚待脩德當作商民之德為是傳至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矜之保之矜之非商民而何

問罔不冠賊鴟義燕奪據矯虔傳訓矯虔為矯詐虔劉似以虔劉為制刑之義何也曰顏師古云妄託上命堅固為邪惡曰矯虔常昭曰強取為虔方言秦晉燕謂賊為虔由是觀之則知冠賊鴟義燕奪據矯虔俱是為惡之名非述制刑之由下章苗民并用靈制以刑方說制刑之意

○唐堯

虞舜

夏禹

皋陶

啓

仲康

商湯

伊尹
大甲
萊朱

盤庚

武丁

周文王

武王

周公
成王
箕子

康王

穆王

平王

魯公

書經章句訓解卷之一

虞書

奉政大夫滁陽尹洪訓解

虞地名在河東太行山之西舜居之以為底後升帝位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五篇二典三謨是也然此俱謂之虞書者以其虞史所作也若以堯典謂之唐書則可以該唐不可以該禹以禹謨謂之夏書則可以該舜不可以該堯惟曰虞書以見舜上承於堯下授於禹三聖授受實守一道也

堯典

堯唐帝名姓伊祁名堯帝譽之子年十六自唐侯升為天子以火德王都平陽典常也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又訓為常也今文古文皆有今文伏生所授馬融鄭康成等所註古文孔壁所藏安國所傳

曰若稽古帝堯

格于上下

此史臣考古聖君之事言功之無所不至必原德之無所不及也曰若稽古帝堯曰堯通古文作畧曰若者發語端緒考也帝堯唐侯伊祁姓名堯○史臣將敘堯事故先以曰為發語之辭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曰發勳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發至也猶孟子言放乎四海是已勳功也言堯之功大無所不至○蓋近而國家遠而天下未易治也而堯齊治協和之功無所不至焉上而天時下至地理未易及也而堯欽若倬天之功無所不及此放勳二字所以為堯典一篇之綱領故史臣首及之欽明文思安安欽恭敬明通明欽明乃體用之謂文文章思意思文思乃表裏之謂安安無所勉強謂欽明文思之

出於自然○帝堯之德恭敬存心以立其能通明燭理以達
用著見於外然其有文章即欽明之發見也蓋著於內而
深遠其莫測即欽明之潛蓄也言帝堯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
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恭克讓允信恭敬也克者能之之
謂讓者謙遜之謂○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為恭而
不實欲為讓而不能者惟堯恭以處己而非足恭之恭讓以接
物而非好名之讓則其行實之善自然有勉強所謂從
容中道也○光被四表光顯被及表外也○蓋幽州以北崇山以
南地域之遠求易被也而堯德光輝有以被之三危以西羽山
以東地理之邈求易及也而堯德英華有以及之所謂聲教訖
于四海是已格于上下格于上下地也○然堯德光華不惟
被于四表而又格于上下是以高明光大莫天若也而堯之德

克明俊德

黎民於變時雍

此言聖人能明其德無以加故其感於人者無不應克明俊德
克者覺其能也明明之德即上文所言○蓋均稟同賦人人莫
不有是德也但為氣拘蔽蔽能明之者鮮矣唯堯則欽明文思
皆出於自然允恭克讓不由於勉強不惟被於四表而又格于
上下則其能明大德也可見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以者奉上克
明俊德而三九族凡所親者皆是親者親和也○堯能明夫
大德可謂盡己之性矣故推是德親睦九族以盡人之性但見
父子兄弟之倫又族母族妻族之親莫不惟然有恩以相愛
然有禮以相接而家無不齊矣○章句曰百姓昭明平均章明

也百姓昭明內民庶也昭明謂能明其明德○堯又推是德以平
均章明夫畿內百姓使皆明其明德僅見林生總聚之民無一
人不明其本然之善聚所托慶之眾無一夫不復其固有之理
則國無不治矣○協和萬邦邦民於戲時雍協和謂合同而化萬
邦天下諸侯之國黎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戲美言神
化之妙不可言語形容盛德惡為善時是雍和也○堯又推是
德以合和天下諸侯之國使皆同一明德之歸但見黑髮之徒
莫不風行草偃變惡而為善黔首之輩莫不鼓舞動搖靡然而
雍和則天下無不平矣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
所謂被動者是也則克明俊德者明明德之事盡已之性也以
親九族至時雍新民之事盡人之性也克明者明明德止於至
善時雍至時雍新民止於至善也此章所以為大學之宗祖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敬授人時

此聖人命曆官不惟敬以察天象尤必敬以授民時乃命羲和
欽若昊天乃者總事之辭羲和皆主曆象授時之官欽敬若順
也昊天大之意○上言堯之德化此言堯之政事故以乃之一
字承之以見聖君之政皆本於德也蓋人君之政事莫先於敬
天也故羲和和為主曆象授時之官當欽乃敬司敬之而不
可忽慎乃厥職順之而不可違下文曆象日月星辰當寅賓
之類皆欽若之實也曆象日月星辰曆者紀數之書洪範所謂
曆數是已象者觀天之形下文所謂璇璣是已日陽精二日而
繞地一週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合星二十八宿眾星為經金
水水火土五星為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
二次如正月會春辰為歲首二月會戌辰為降婁之類○汝羲

和之寓以曆書紀其數使知日月星辰躔度之不差以璣衡觀其象使知日月星辰運行之有存如下文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之類是已故授人時教者欽敬之謂授者付與之謂人時謂耕獲之候氏民事早晚之所關也○然敬天象於上正所以授人時於下也故義和既占步其運行遲速之度推測其分至啓閉之時作為曆書授之有司頒布于民使民因天時之早晚為人事之所宜如時乎春也使民知平秋東作時乎夏也使民知平秩南訛時乎秋也使西成之事不可緩時乎冬也使民知易之事無或後則樹不達天而政不失時矣

分命義仲

鳥獸肇尾

此聖君命官分方故以正民時必欲精於測候而詳於考驗也分命義仲宅南交曰陽谷分命者分方而命之義仲主曆象授

時之官如欽天監春官正也宅居也嶠東表之地陽谷取日出之義義仲所居官次之名○堯於上文既總命義和之官以造曆矣今於造曆既成之後恐其推步或差故就義和之內分命義仲之官居夫嶠夷之地考夫春月之事蓋官雖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嶠夷東表之地義仲所居官次之名則謂之陽谷也實實出日官義也實禮授之如賓客出日方出之日○彼春分之早日出東方卯位也汝義仲居夫嶠夷之地朝夫方出之日寅以敬之效帝嚳曆日月迎送之意實以授之盡出門如見大賓之誠識其日初出之景象在於卯初三刻與否也○平秩東作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然日景既正於是平均夫節氣之早晚秩序夫農事之先後如今清明穀雨之類使民知及時為夫春月歲功所當作起之

事也月令所謂修利隄防道達溝瀆具曲植蓬篚以勸蚕事之類是已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中者晝五十五刻月令所謂日夜分是已星鳥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轸也鳥以象言者承上之詞謂以日中星鳥而驗仲春也殷中也春分為陽之屯仲春即今二月○既則日影以驗節氣猶恐則候之未精故又參諸晝夜考夫中星彼春分日道出卯入酉也晝則五十五刻夜亦如之故曰日中星春分初昏朱雀七宿見於南方也而星宿正若午位之中其形似鳥故曰星鳥焉然日既中矣鳥既南矣此其所以為仲春陽之中也明矣周禮所謂會於天位是已厥民析厥其也指仲春言感衆人析分散也○聖人以爲仰觀天象之妙茫孰若俯察民物之易見先時冬寒民聚於隩也今則老壯分析少長散處于以載耕載耘載耒載耜則有以驗其氣之溫焉月令所謂耕者少舍之類是已鳥獸肇尾二足而羽謂之鳥四足而毛謂之獸乳化曰孳以鳥之已生言交接曰尾以獸之始交言○先時冬寒鳥獸毓毛也今則乳化而生育牝牡而交接蓋有以驗其氣之和也月令所謂鳴鳩拂其羽田鼠化為鴽之類是已

申命義叔宅南交

鳥獸希革

此聖君命官分方以正人時必精於測候而詳於考驗也申命義叔宅南交中重也丁寧反覆之意義叔主曆象授時之官如今欽天監夏官正也宅居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上既分命義仲以掌春政此就義之內申命義叔居夫南方交趾之地考夫夏季三月之事恐前作曆推步之或差也是則官雖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南方交趾之地陳氏謂南交下當有曰明都

三字者蓋南趾為明都對朔方為幽都故也平秩南訛平均
序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設義叙平均其
節氣之早晚秩次其農事之先後○今立夏芒種之類使民知
及時為夫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月令所謂蟄蟲始
水以殺草之類是已敬致敬則有所不忽猶當審官當歲之意
致則盡其考察猶冬夏致日之意○蓋春既審官其日之出秋
則審錢其日之入○設於夏至之日中敬以盡其考察之詳謹以
識其日中之影如周禮所謂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
是已今以上下寅寅寅之例推之此敬致二字當在平秩南
訛之上今見於此者變文耳以見平秩是通一季而言當官敬
致則止於分至之日又使知敬致平秩自是兩事而不相因也
日永星天以正仲夏永長也日永書六十刻星天東方蒼龍七

宿亢玄武房心尾箕也火謂大火指房心言不曰房心而曰火
者以方位次舍言也以者求上之詞謂以日永星火驗仲夏也
正者夏至陽之極為正陽位仲夏即今五月○既敬致其日
景猶恐測候之未精又必參諸晝夜考夫中星考其晝則六十
刻比春秋五十刻為有過考其夜則蒼龍七宿夏至初昏見於
南方之午位此所以為仲夏正陽之位也明矣周禮所謂會於
天位是已厥民因厥其也指仲夏言民衆人因者因前折字之
義謂折而又折也○然善言天者必有微於人物也向也春氣
溫融厥民分折而已今則老壯散處少長異居折而又折則暑
氣之炎也可知月令所謂可以升山陞可以廣臺榭之類是已
鳥獸希革希革謂鳥獸毛希而革易也○向也春氣溫融鳥獸
尊尾而已今則飛而為鳥者羽毛希落走而為獸者皮毛革易

則暑氣之炎也可驗月令所謂鹿角解蟬始鳴之類是已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此聖君命官居方測候以正民時必上考天象下察民物也分
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分命者分方而命之和仲主曆象授時之
官如今天監秋官正也西謂兩極之地即今天水西縣昧谷
者以日所入而名日入于谷天下皆暗故曰昧谷○上文既總
命義和以造曆矣今於造曆既成之後恐其推步或差故就
之內分命和仲居天西極之地考夫秋月之事蓋和仲之官雖
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西極之地其官次測日之架則謂
之昧谷也寅錢納日寅敬也錢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
○蓋秋分暮日入於西方酉位也汝和仲於秋分莫夕朝方
納之日寅以敬之錢以送之識其日入之景果在酉正初刻與
否也平秩西成平均秩序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
事○汝和仲平均其節氣之早晚秩序其農事之先後如今秋
分白露之類使民知及時收歛秋月所當成就之事也月令所
謂乃命有司趣民收歛務蓄菜多積聚之類是已宵中星虛以
殷仲秋宵中者夜五十刻月令日夜分是已星虛北方玄武七
宿斗牛女虛危室壁也虛者七宿之中星舉星虛以宿言以者
承上之詞謂以宵中星虛驗仲秋也殷中也秋分為陰之中仲
秋即今八月○然既考日景以正人時猶恐測候之未精又必
稽諸晝夜考夫中星考其夜則五十刻比夏短冬永而通中者
其星則北方玄武七宿而虛星初昏見於南方之午位此其所
以為仲秋陰之中也明矣厥民夷服指仲秋夷也暑退而人
氣平也然善言天者必有微於人物也是以向也暑氣炎熱厥

申命和叔

鳥獸毳毛

此聖君命官分方以正人時。必欲考天象於上。察民物於下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申重也。丁寧之意。和叔主曆
象授時之官。如今欽天監太官正也。朔方北荒之地。朔之爲言
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幽暗也。日行至
是則淪于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上文既分命和仲以掌

秋政。此又於和之內申命和叔居夫北荒之地。考夫冬月之政。恐前作曆推步或差也。蓋和叔之官。雖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朔方之地。其官次測候之所。則謂之幽都也。三方皆言日景。此不言者。北方無日故也。平在朔易。平均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汝和叔必平均其早晚之節氣。在察其天時之始終。如今立冬冬至之類。使民知及時爲天冬所當改易之事也。月今所謂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之類是已。曰短星界以正仲冬。日短晝四十一刻。月令日短至是已。星昴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昂畢觜參也。昴爲七宿之中星。舉昴星以宿言也。以亦承上之詞。謂以日短星昴驗仲冬也。正者冬至陰之極下爲正陰之位。仲冬即今十一月。○蓋仲冬之時。以言其晝則四十刻。比春秋五十刻爲不

乃以言乎星則西方白虎七宿冬至初夜見於南方之午位則其為仲冬正陰之位也明矣。厥民隤厥指仲冬言隤堂之內也。○蓋考七象之渺茫孰若察民物之易見問也。仲秋之時厥民夷而已。今而民聚於隤堂之內則冬氣之寒沍也可驗。月令所謂民力不堪其皆入室詩言嗟我婦子曰爲改歲也此室處皆是也。鳥獸毼毛毼毛者鳥獸生毼毼細毛以自溫也。○先時秋氣平夷鳥獸毛毼而已。今則天氣不交閉塞成冬鳥獸生毼毼細毛以自溫則冬氣之寒也可知。月令仲冬紀鴈曰不鳴虎始交之類是已。○大抵乃命者總命之也。小命中命者小命之也。既總命義和以造曆制器復小命四子各小一方以驗其實。下文又告以作曆置閏之法其統天勤民之意至矣。策春言星鳥以象言則東方蒼龍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可知。夏言星木

以次言。則南方鶉火。西方大梁。北方玄枵。可見秋冬言虛昴以宿言。則東之房。南之星。又可見矣。立言不同。無非互文見義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庶績咸熙

此聖君差歎以命曆官惟欲定天時以成歲功斯可治群臣而廣事功帝曰咨汝羲暨和咨嗟也差歎而告之歷友也羲氏和氏皆主曆象授時之官○堯於上敬重既命官造曆制器方與時以驗其實此將告以置閏之法故先以咨嗟之辭起其心復以羲氏和氏名其官也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暮猶周也謂周一歲之足日有與又通十日曰旬○蓋天作至圓周圓三百六十五度四小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二日亦繞地一週一暮行天三百六十五

應謂之四度之一卷以九百四十分作四分一分該二百
三十五分以零數二百三十五分當一日是一年有三百
六十又六日也豈非以一基之全數而言乎以閏月定四時
成歲閏者餘分附月也四時春夏秋冬也歲木星土星周天一
次而四時之功畢故謂一歲○在天雖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但日行一日繞地一周而比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一年
行天三百六十五度零二百三十五分月一日亦繞地一周比
在天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月積二十九日零四百九
十九分一年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零三百四十八分故一
歲日與天會而多五日零二百三十五分為氣盈月與日會而
少五日零五百九十二分者為朔虛苟氣盈不置閏則晦朔弦
望之有差朔虛不置閏則春夏秋冬之失序故以所積餘分之

日置閏月於其間所以消其盈而息其虛也故三歲閏則三
十二日零六百單一分積一月為有餘五歲再閏則五十四
日零三百七十五分作二月為不足必十有九歲分為七閏
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童如是則時得以正其時歲得以成其
歲春夏秋冬不失其宜陰陽寒暑不反其序而歲功成矣故
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茲聖百工允信於治也百官百官○
蓋時既定矣歲既成矣以此信治百官時乎春夏也則可使
為東作南訛之事如月令所謂命相布德和令命野虞出行
四時勞民勸農之類是已時乎秋冬也則可使為西成朔易
之事如月令所謂命司修法制繕國圖命百官謹歲修
積聚之類是已曰省月試可以詔廢置於歲終三載考績可
以行誅賞於九載則可正千焉而可信治矣庶績咸熙庶

氣結以歲皆應廣也○將見天下之庶事無一而不應天下之
治功無一而不應東作南訛不違其時西成朔易不失其候而
銀功信平皆廣矣苟或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廢弛皆失其
時百工墮矣萬事隳矣庶績何由而廣哉此可見作曆之
效其大如此也

傳至天體圖周圖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如覆盆其
體至圓周圖共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謂之四分度之一
者蓋日法九百四十分為一度以九百四十分分為四分是一
分該二百三十五分故曰四分度之一也豈非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零二百二十五分乎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
度天道左旋常一晝一夜繞地一周而過一度如今日子時初
刻自角一度上起至亥時末又復過亢度上也曰麗天而少

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又麗猶依
也蓋天行健日比天行少遲故日行一晝夜亦繞地一周如
今日子時初刻在角一度上起至亥時末恰好到角一度上
止不如天過一度也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
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日一日不及天
一度十日不及天十度百日不及天百度日退去積而至
於一年該三百六十五日以九百四十分分作四分算之其
零數該二百三十五分是三百六十五度零二百三十五分
而日與天會故曰一歲日行之數也所以日與天一年會一
次月麗天而九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
七月比日行九進一晝一夜行天一度常不及月十二度不
及天十三度謂之十九分度之七者蓋以九百四十分作

十九分每分約該四十九分五厘則七分約該三百四十六分五厘矣。是月行一日不及天十三度零三百四十六分五厘也。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零三百四十六分五厘積至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而與日會。一者也。謂之四百九十九分該六時零三刻弱二十九日零六時三刻實為一月。所以月與日一月一會矣。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每月二十九日十二箇二十九日是一年全日該三百四十八日。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餘分。謂每月有四百九十九分零數也。積十二箇四百九十九分是一年零數共該五千九百八十八分。如日法九百四十而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分以日法九百四十分當日算之內五千六百四十

分該六日故曰得六也。其餘不盡零數尚有三百四十八分。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每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為一月。十二箇二十九日謂之全日。該三百四十八日十二箇四百九十九分共五千九百八十八分。為餘分。該六日零三百四十八分以十二箇月全日并餘分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零三百四十八分。此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二氣為一月二年二十四氣是一歲有十二箇月也。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三十日為一月三月為一時四時為一歲是三百六十者一歲之足數也。故曰與天合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二十五者為氣盈。日麗天而少遲一日不及天一度十日不及天十度

移一年與天一會而多五日以九百四十分日法算之。分為四分。一分該二百三十五分也。是日與天會而多五日零三百三十五分者豈非為氣盈乎。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月麗天而九連三日不及天十三度不及日十二度積一年月與日十二會而少五日者以九百四十分日法算之。度分為四分。是每一分該二百三十五分也。一年則月與日會而少五日零五百九十二分者豈非為朔虛乎。合二氣盈朔虛而開生焉。氣盈而不置閏則晦朔弦望有差而時全不定矣。朔虛而不置閏則春夏秋冬之失序而歲全不咸矣。氣盈朔虛而必置閏者正所以消其盈而息其虛也。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歲置閏大率則十有零以九百四十分日

法算之其零則有八百二十七分少一百一十三分不足十一日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若三年置一閏月則三十二日有零以九百四十分日法算之其零則有六百單一分少三百三十分不足三十三日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若五歲置兩閏月則五十四日有零以九百四十分日法算之其零該二百七十五分少五十二分不足五十五日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十九年閏餘之日通計得二百六十六日零六百七十三分當置七箇閏月則日月共二百三十五會。氣盈朔虛之分齊是為一章也。謂之章者章字從音從十。十者數之終樂音一終為一章十有九年氣朔之分齊亦為一章也。

帝曰時若若時登庸

諸官可乎

此聖君求賢為用惟大臣薦揚其人以為賢哉聖君深斥其子以不賢帝曰時若若時登庸誰也者訪問若順也時即百其身兼眾職汝群臣為我訪問有順時為治之人以之薦揚於上而登用之謂之若時者順天時與治功有參贊化育經理陰陽之意也放齊曰周子朱啓明放齊當時之臣胤嗣啓開也子未亮之嗣子丹朱啓明言有通明之才○放齊言廷臣之中無可登庸者惟君之嗣子丹朱性資開明持識過人可登庸也若求順時為治之人莫此人若焉帝曰吁嚚訟可乎吁者數而不然之辭嚚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堯因放齊以丹朱為不才遂斥吁嚚之辭責其薦揚之失言子朱為不才不道

忠信之言而又好與人爭辯雖有開明之才而用之於不善雖有明敏之才而好與人爭鬪使之登庸則足以病天下豈可用之乎禹所謂傲實是也蓋啓明是以其才言嚚訟是以其德言才勝德者為小人德勝才者為君子此可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愚不以一人病天下而卒以天下授舜也

帝曰時若若子來

象恭滔天

此言聖君求賢以治事大臣美其人為有功聖君數其人不可用帝曰時若若子來嚚訟訪問若順來事也○堯言人君能以一心總萬幾不能以一身兼萬事故在廷群臣誰為我訪問有能順治子事功者以之薦揚於上而登用之帝曰都共工方鳩僝功驩兜自名乃帝賜天子號曰渾敦都

歎美辭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族乃少皞氏子號曰窮奇方且鳩聚僝僽也○驩兜與共工同惡相濟將欲薦揚其人故以都之一字歎美於先言共工為人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使此人順治君事立地有功言見效速也帝曰吁靜言庸違吁者歎其不然之辭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背也○堯因驩兜以共工為不才遂斥不然之歎責其薦揚之失言共工為人言不顧行靜而未用似若能言及任而用之則不能行其所言此其所以不可用也象恭滔天象恭貌恭而心不然滔天二字未詳或曰勢若滔天○言共工為人貌象恭貌雖若可奉而心實傲狠若滔天然言外如此而內不如此也所謂色厲而內荏是已上章言順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於此可見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

九載績用弗成

此聖君咨大臣求賢以治水既因所奉言其不可用復因強奉用之不能效帝曰咨四岳嗟也嗟歎而告之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方諸侯之事意當時伯夷為四岳而兼祀官也○帝堯將欲求治水之人先發咨嗟之詞蓋四岳統領內外百官人之賢否無不知之故求人以治水必先於四岳也湯湯洪水方割湯湯水盛貌大割害也○堯帝堯之時洪水橫流山崩水渾下流於壑故其逆者輒復反流而泛濫決渚澤洞無涯所以為害也甚矣湯湯湯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湯湯廣貌懷包其四面象恭為其上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滔滔然俾使乂治也○洪水為害九州一壑萬大之山則包其四面大阜之陵則駕出其上水壅不洩浩浩而漫天也汜濫中國下民而咨怨也群臣